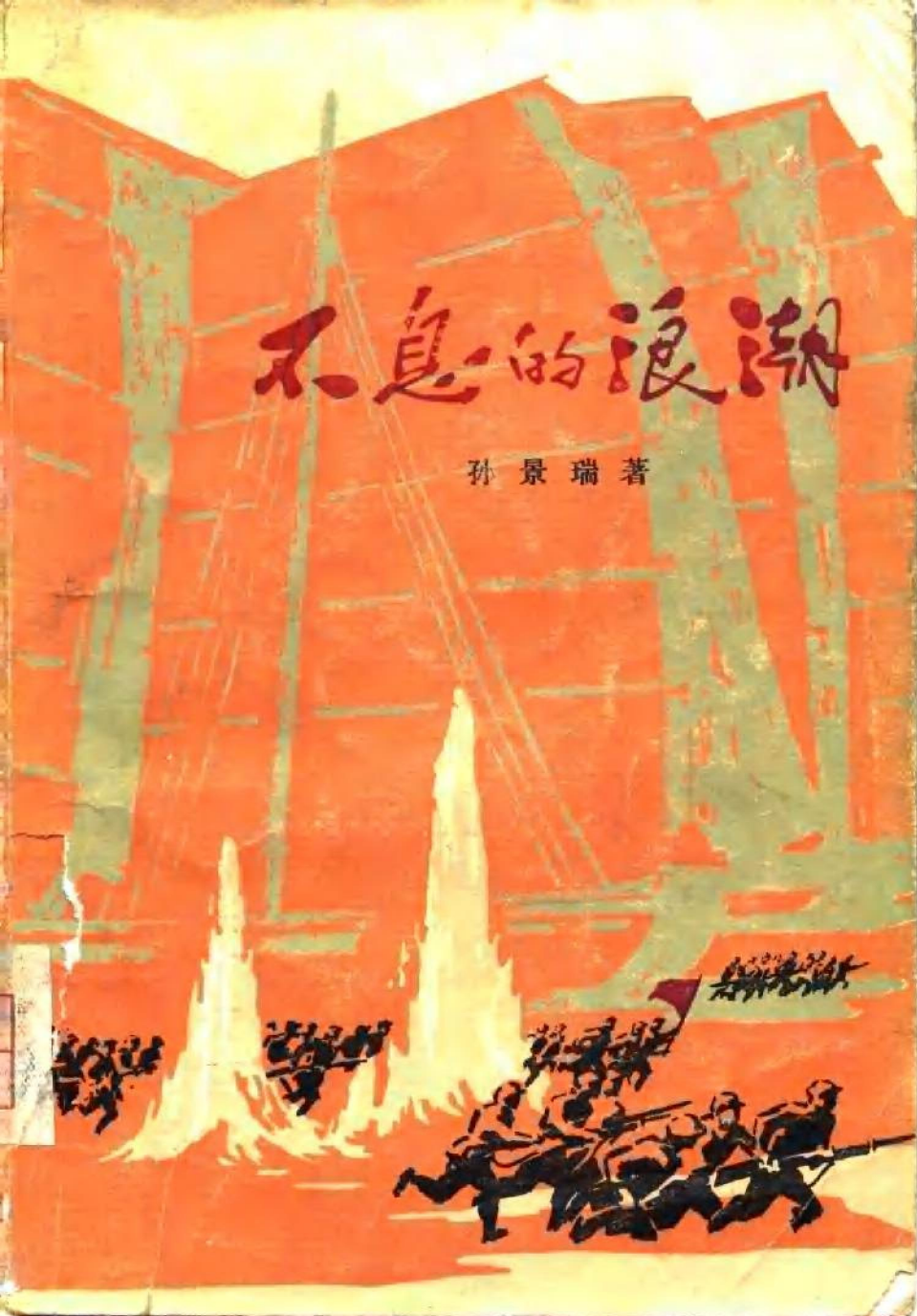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息的浪潮

孙景瑞著



不息的浪潮

孙景瑞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5.5 插页 2 字数 320,000

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1·631 定价: 0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反映了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英雄连队——“钢铁先锋连”在毛主席建军路线指引下，于一九五〇年，在解放祖国大陆以后，乘胜前进，解放沿海岛屿大门岛的战斗故事。

作品再了解放初期沿海岛屿军民火热的战斗生活，塑造了以副连长雷大鹏为代表的海防部队指战员的英雄形象，突出地表现了雷大鹏牢记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伟大教导，在解放海岛、保卫海岛、建设海岛斗争中的动人事迹。

本书原名《红旗插上大门岛》，这次重版，作者努力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，进行了重大修改。作品在深化主题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方面，比原著有显著提高。

目 次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面向海洋..... | 1 |
| 第二章 | 渔岛激战..... | 69 |
| 第三章 | 怒海惊涛..... | 132 |
| 第四章 | 鱼水情深..... | 188 |
| 第五章 | 波伏浪起..... | 238 |
| 第六章 | 孤岛红心..... | 287 |
| 第七章 | 南海春潮..... | 354 |
| 第八章 | 钢铁长城..... | 409 |

第一章 面向海洋

—

一九五〇年的春天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。

一支载运军用物资的汽车队，在沿海公路上飞驰着。车轮卷起来的灰尘，仿佛一阵阵红褐色的烟雾。正是华南雨季降临前的沉闷气候，又没有一丝儿风，汽车过后，灰尘迟迟不散，在公路两旁的山谷、丘陵、稻田、农舍、溪流、灌木林、马尾松和羊齿草上面回荡着。

这里是砂壤质红壤地带，土地象血染的一般。静静的南海拥抱着大陆，仿佛一块巨幅蓝色锦缎。公路蜿蜒在海边上，如同在海洋和陆地之间挂了一条红色的绶带。它，本来是一条废弃已久的道路，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，工兵们才匆促地修复了。但是，有些新修的地段，又被雨水冲刷得沟沟洼洼。汽车加足了马力往前方开，颠簸得格外厉害。有时，连车厢里装的汽油桶，都震得发出沉重的叮咚声。汽车的车轮、挡泥板，和插在车厢两旁被烈日晒枯萎的树枝伪装上，到处沾满了一层厚厚的红色尘土。看来，这支汽车队已经行驶过很远的路程了。

汽车队正象腾云驾雾一般飞驰，头一辆汽车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，停住了。它还没来得及站稳，哗地打半空射下来一串机枪子弹，尖啸着打在车头前边四五米的地方，公路上霎时飞起来一溜尘烟。

原来是一架涂着“青天白日”军徽的国民党飞机，从海上偷偷地窜了过来，迎着汽车队扫射。头一辆汽车司机手急眼快，来了个急刹车，避开了敌机的偷袭。机枪子弹溅起来的尘烟还没消散，司机加大油门，汽车猛地一跃，又朝前奔去了。头一辆汽车刚刚躲过了第一架敌机，一转眼儿，第二架又迎头扑了上来，哒哒地一阵轰响。汽车驾驶室的挡风玻璃钻了好几个洞眼，司机胸部中了弹。那辆汽车七扭八歪地接着跑了一百多米，嘎地一声打了一个横，停在了公路当间。显然，这一百多米距离是司机用他最后的生命力冲过来的！

那辆汽车一停，后面的七八辆车都跟着站下了。几乎是同时，第一架敌机已经折回头来，好象野兽捕捉到了猎物，在这支车队上空俯冲扫射。

这里是一面傍山一面临海的公路，除去路旁的木麻黄还可以稍微荫蔽一下以外，再也没有什么荫蔽物了。可是，木麻黄稀稀落落，要想荫蔽一支汽车队，就象用筛子罩住大象一样困难。这时，第二架敌机也转回来了，在头顶上哼哼唧唧地叫唤着。空中是两架红了眼的敌机，地上是一队装运军用物资的汽车，只要汽油一起火，弹药一爆炸，整个车队和人员就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，对前线的支援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！

正在这危急的时刻，打头一辆汽车车厢里忽地跳下一个青年军人来。他转到驾驶室旁边，拉开车门，一眼看到中弹牺

牲的司机伏在方向盘上，鲜血把前胸的军衣都染红了，忍不住愤怒地抬头望了望半空。虽然隔着破碎的挡风玻璃，一架敌机的黑影仍能看得清清楚楚；它迎着车队俯冲下来，直下降到两百米左右的高度，才疯狂地扫射。他一见敌机那种肆无忌惮地逞凶作恶的样子，胸膛都要气炸了。他把司机打方向盘上扶下来，象怕把他弄醒似的平放在驾驶椅上。然后，他拿起那支紧靠椅背摆着的司机的步枪，冲出了车门。哒哒哒哒……，又是一梭子机枪子弹，迎着打空中扫射下来，落在他的身边。他好象没有感觉到似的，把步枪奋力一举，站在路旁高声召唤道：

“司机同志们！拿起枪来，跟我上山！”

他一边喊着，一边朝山坡跑去。他跑到半山腰，回头一看，后面已有七八个司机跟上来了。山并不高，大约有七八十米的样子，而且山坡平缓；他们很快爬到了山顶。那个青年军人象个指挥员似地命令道：

“同志们！成三角队形，间隔八米，集火射击！”

汽车司机听到他的口令，刷地散开了。大家各自选好了位置，有的把枪架在树叉上，有的架在石头上，注视着空中。

那个青年军人刚把枪架在一棵马尾松上，就发现一架敌机又打海边方向转过来了。它在车队上空盘旋了一圈，随即下降，向汽车俯冲。那个青年军人一看这架敌机是正面向着他们俯冲的，决定采取拦阻射击。他马上大声命令道：

“同志们！听我的口令开枪！”

他的话声刚落，那架敌机已俯冲到离地面大约两百五十米左右的高度，马上就要进入他们的火力网了。那个青年军

人立刻抓住有利战机，果断地下达了口令：

“打！”

随着他的喊声，七八支步枪的密集火力同时射向敌机机头。那架敌机还没来得及扫射，就中了弹，冒出来一股黑烟。它还想挣扎一番，猛然升高，转了个身，朝海上逃去。但，它尾巴后边的黑烟越来越长，高度越来越低，飞出去不远，就一头扎进海水里，溅起来一股巨大的银色水柱。

这时，山顶上的司机们一边欢呼着，一边称赞那个青年军人：

“同志！你指挥得好！”

这个青年军人有一副高大身材，宽广的胸脯好象能开得下汽车，粗壮的肩膀好象能扛得起大山。在他略长的脸庞上，额头很宽，匀称舒展；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，虽然躲在浓黑的眉毛底下，仍然掩盖不住那机敏、坚毅和智慧的光芒。他的皮肤微微发黑，穿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旧军装。由于长途旅行，军装上沾满了红色的尘土。他脖子上围着一条军用毛巾。毛巾上印着的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七个红字，在阳光照耀下，显得格外光彩夺目。他继续观察了一会儿海面 and 天空，再也没有发现敌机的影子。显然，另外一架敌机看见同伙葬身大海，早已吓掉了魂儿，回去报丧了。

他和司机们下了山，决定由汽车队的一位副队长，代替那牺牲的司机开头一辆汽车。副队长抓紧时间检查车辆，他则帮副队长去取水。他把挂在车厢后边的帆布水桶取下来，离开公路，朝着山脚下的溪边快步走去了。他并没有先打水，而是蹲在水底积满卵石的山溪畔，摘掉军帽，双手撩起冷冽的溪

水，浇在脑袋上。霎时，他透体感到一阵清凉愉快，把溽热和疲倦驱散了。他从脖子上解下军用毛巾，在溪水里浸湿，洗净染满灰尘和汗渍的脸孔，这才打了满满的一桶水，提回汽车旁边。

他把水桶递给已经检查完机器的副队长，眨了眨眼睛，用焦急的声音问道：

“离师部还有多远？”

“两百公里。要是再加点油，今天晚上可以赶到。”副队长一边往水箱里加水，一边抱歉似地微笑道，“同志，够颠的吧？”

“简直象摇煤球儿咯！”这个青年军人拍了拍副队长的肩膀，安慰似地说，“不怕！越快越好！”

“好啦，上车吧！”副队长加完了水，拉开驾驶室的门，回头大声说，“这一回，不到师部不停车！”

青年军人刚上汽车，还没有坐稳，汽车就呜地一声，向前面冲去了。丢在汽车后面的尘雾，遮没了苍翠的小山和安静的溪水。

汽车队仿佛是一群长了翅膀的鸟儿，穿过云雾似的灰尘，矫捷地飞翔着。但，紧紧靠在车厢板上的这位青年军人，仍然觉得走的太慢。可是，他又有什么理由抱怨呢？没有！因为汽车正用最高速度行驶着。随着汽车的奔驰，树枝伪装上的枯干的叶子，被摇得哗哗乱响。这种单调的响声再加上车轮的沙沙声，显得非常沉闷，好象催眠曲。他想睡一觉，但，刚一闭眼，汽车猛然颠了一下，把他颠离车厢底板很高，然后，又往下一落，震得五脏六腑都隐隐地发疼。他迅速地用手按住了胸膛。因为，那里有痊愈未久的伤痕。

……去年十一月间，在追歼国民党匪军的一次战役中，他担任一连——全军有名的“钢铁先锋连”的一排长。

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。“钢铁先锋连”由副团长亲自带领着，每小时以十二华里的急行军速度追击敌人。他们白天虽然已经走了一百多里，入夜，只大休息一次，吃了顿晚饭，又精神抖擞地奔袭前进了。自从渡过长江以后，他们这个连队尽管日日夜夜爬山越岭，涉江渡河，他带领的一排，始终没有一个掉队的，被评为“行军模范排”。他随时都鼓励战士们，要坚持不懈，不怕疲劳，连续作战，坚决执行毛主席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，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全中国人民。

队伍在无边的黑暗中行进着。一路上，到处都是敌人抛弃的武器、弹药、衣物和伤病员。山坡下面，甚至连敌人煮饭的火还没有熄灭。他指着火光对战士们说：

“敌人就在前边不远了！再加一把劲，抓住狐狸尾巴，不让它们逃跑！”

战士们困乏到了极点，有的一边走路，一边瞌睡。他也非常疲累，再加脚上的血泡化了脓，又替战士背着两支步枪，每走一步，都要咬一次牙。可是，他仍然走在全排的最前面。

黎明前，侦察员从黑暗中钻出来报告：前边的县城里发现了敌人军部和一个团。敌人正在检查和发动汽车，有即将在天亮前继续撤退的模样。副团长一听，决心立刻袭击敌人，把他们拖住，等待后续部队上来全歼。副团长命令他先带一排插进城去，其余各排绕到县城东西两翼夹攻，造成大军包围的声势。他临走时，副团长吩咐道：

“敌人军部所以敢在县城宿营，是因为估计我军离这里还有一百多里，一夜之间，不会赶到。我们虽然只有一个连，当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的时候，他们会以为是一个师哩！记住：现在清醒的不是敌人，而是我们！我们要突然袭击，勇猛穿插，把敌人的心脏搅翻。你们一排的任务，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要坚持到天亮——也就是说，坚持到后续部队到达！”

他接受了任务，立刻带领着一排战士，仿佛射出去的箭，向掩藏在夜色里的县城飞似地奔去了。

他们一接近县城，突然，从黑暗中传出了敌人哨兵的叫喊声：

“站住！口令？”

“自己人！”他一步也没有停，一边带着队伍向前跑，一边镇静地回答道，“刚撤回来的！后边有共军追！”

“哪一部分的？”敌哨兵继续盘问。

“真罗嗦！”他装做很不耐烦的样子，打着官腔说，“老子要是共军，早一枪把你撂倒了！”

他一边大声斥骂着，一边带队越过了哨位。

他们走进县城一看，只见大街小巷，横躺竖卧，到处都是疲惫不堪的敌兵。其中，有的已经在收拾背包，也有的在升火煮饭。这些人不管他们，他们也不理这些人，穿过街道急急向前走。忽然，一阵汽车发动机的隆隆声，仿佛远方传来的沉雷，在什么地方轰响着。他迅速地判断了一下方位，立刻顺着声音奔去了。他们走到县立中学的大操场，往前一看，只见那里黑压压地停着一片大大小小的汽车，正准备出发；有的已经开动了。刻不容缓！他马上把手一挥，命令战士们发扬独立

作战的能力，穿插分割，袭击汽车；然后，在中学门口集合。战士们听到命令，嗖嗖地冲进了汽车群。

他拉开一颗手榴弹的拉火绳，猛向汽车群投了过去。爆炸的闪光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，这是开始战斗的信号！

紧接着，大操场上传出了震耳的手榴弹爆炸声，急促的冲锋枪声，夹杂着战士们的怒喊声。汽车群转瞬间变成了一片烈焰腾腾的火海。

战士们打完汽车，在中学门口集合后，转身朝院子里冲去。一个国民党匪军军官站在教室楼上凭着栏杆高声嘶喊：

“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妈的！这里是军部，弟兄们不要误会！”

“误会不了！”他举起驳壳枪把那个敌军官撂倒，厉声高呼，“你们被包围啦！我们是人民解放军！缴枪不杀！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城东和城西也传来了激烈的枪声。

敌人吓得龟缩在教室楼里，胡乱射击。他带着战士冲上二楼的时候，在楼梯口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。敌人妄想乘机反扑，冲下楼来逃命。可是，他和战士们仿佛钢钉一样，钉在楼梯口，堵住了敌人的逃路。

这时，天空变成了灰白色，眼看就要天亮了。他一边战斗，一边鼓励战士们：

“同志们！把敌人卡死在楼上！”

敌人的火力更加凶猛了，冲了三次，都被迎头打了回去。他斗志昂扬地高喊：

“同志们！我们要关敌人的禁闭，等咱们的后续部队来放他们！”

他带领着一排在敌人的炽烈火力下坚持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听到我后续部队已在城外和敌人打响的枪炮声。敌人军部的军官们个个红了眼，象一条条恶狼似的，拚命往楼下冲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中学校门口又冲进来一股前来救援军部的敌兵。他立刻命令一班堵住教室楼下的门口，不让敌人援兵靠前。这时，楼上有敌人，楼下有敌人，他们处在两面受敌的不利情况下。但，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才真正变成了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。

天色越来越亮，他们刚把楼下的敌人打退，楼上的敌人又冲了下来。他朝楼梯口一看，只见敌军官一边用手榴弹开路，一边挥舞着手枪猛扑。他把敌人丢在楼梯口的一颗冒烟的手榴弹，一脚踢下楼去，几乎是同时，他手里的驳壳枪哒哒地叫了十几声。敌人军官一下子被打倒了三四个，其余的吓得屁滚尿流，又缩回教室里去了。但，敌人隔着窗户悄悄地投过来的一颗手榴弹，在他跟前轰地一声爆炸了。……

他从昏迷中醒来，已是当天下午了。县城里的敌人军部和一个整团，早被我军歼灭；而且，就在他堵住的教室楼里，活捉了敌人的中将军长。

野战医院收容所的一个护士，把师长肖松年留给他的一封信，满怀激情地读给他听：

……由于你排勇敢战斗，打乱了敌人逃跑的计划，不仅为后续部队全歼县城的敌人争取了时间，而且使已逃离县城的敌一个师因失去联络而徘徊不前，被我彻底消灭。你又给人民立了功！……

他在病床上一直躺了五个月。当他接到老战友——一排副排长孙刚的来信，得知部队为了扫荡沿海残敌，正积极准备渡海作战的时候，战斗的强烈向往吸引得他再也不能躺下去了。他向收容所党支部连打三个报告，要求出院；又跟在军医屁股后面反复磨嘴皮子，请求批准。他终于盼来了这一天。军医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，然后满意地微笑道：

“你马上去办出院手续吧！”

第二天，他怀着兴奋的心情，搭上了火车。下了火车以后，他嫌长途汽车太慢，中途还要换车，便到兵站去打听有没有到前方去的军车。真好象有人把一切都替他安排好了一般，他刚走到兵站门口，一支汽车队就开出来了。他拦住一问，正好是开往他们师的。他嗖地爬上了东西装得满满当当的车厢，挤了一个座位，便开始了长途旅行。……

汽车戛然停住了。他以为是临时停车检查机器，但，那位副队长一打开驾驶室的门，就回过头来朝车厢喊道：

“同志！下车吧，到了！”

他站起来，疑惑地问：

“你不是说要等天黑才到吗？”

“工兵又新修了一条通海边的简易公路。”副队长伸出右手，把大拇指和食指比成一个“八”字，赞扬地说，“少绕八十公里！修得真快，我们走时还没听说哩！”

“这是为了支援渡海作战啊！”他激动地想。

他下了汽车，和副队长热情地握了握手，便背起背包，走进了一个被高大而葱绿的椰树、棕榈和芭蕉遮掩着的海滨村庄。

二

亚热带的天气，阳光直射下来，晒得人浑身好象火烤。通往村庄的路旁，鹅掌柴、车轮梅、鹧鸪草、桃金娘和野菠萝的叶子，反射着刺目的亮光。这里的天空好象比别处宽广明净，阳光似乎也更加明亮些，令人觉得宛如来到了一个周围都是用反光的琉璃建筑成的童话世界。

那个青年军人走上了一条用石板铺的平整的街道。石板路面被阳光晒得烫脚。空气灼热，他的军衣早叫汗水湿透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，加快了脚步。他向一个战士打听了师部的驻地，拐过一个香蕉园，沿着一口大鱼塘的块石岸，直朝着一座高大的庄园走去。他走到门口，朝院子里探了探头，一眼便瞧见师长肖松年、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等几位师首长，每人面前摆着一本文件，围坐在一棵枝叶茂盛的小叶榕树的浓荫下面，好象正在开会。肖师长比几个月前稍胖了一些，面孔显得更圆了。那熟悉的面影，和蔼的神态，依然如旧。他真想立刻跑上前去，向老首长问一声好；又一转念，首长们也许在商量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不要打搅他们吧。他决定先去把介绍信办好，早一点回到连队去。但，他刚要走开，一个非常亲切而熟悉的声音传进了耳鼓：

“雷大鹏，小鬼！”

这是肖师长在叫他。他参军后不久，就从连队调到团部，给当时还是团长的肖松年当通讯员。那时，肖团长总爱这样叫他。后来，雷大鹏回到连队当了班长。一年后，他升任了副排长；又过了半年，升任了排长。可是，肖松年好象忘记雷大

鹏已经长大了，只要一见面，那怕当着许多战士，还是亲切地叫他“小鬼”。雷大鹏听到肖师长叫他，只好走了过去，敬礼报告道：

“首长，我出院了！”

他刚报告完毕，手就被肖师长紧紧地握住了。

“伤全好了吗？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跑回来啦？”肖师长拍了拍雷大鹏的肩膀，仿佛要试一试他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健康似的，关心地笑道，“来！坐下歇会儿吧！上回战斗，连里给你评了两大功，师里也批准了。你们连长刘兆德写信告诉你了没有？”

“告诉了。”雷大鹏感到光荣，又觉得惭愧，满脸涨得通红，诚恳地说，“在后方一住就是五个多月，也没有工作，真对不起党和首长啊！”

“喔唷，这小鬼现在学会讲‘漂亮话’了！”肖师长一边满意地哈哈大笑，一边朝坐在旁边的政治委员挤眼睛。

“师长，你以前不是常对我说，一个共产党员、革命战士，只要不倒架，就要时时刻刻为党工作嘛！”雷大鹏认真地说，“我在医院里，一听说要打仗，就恨不得飞回来接受战斗任务。”

“可是，任务不轻啊！”肖师长站起来，亲自倒了一碗茶，端给了雷大鹏，注视着他的眼睛，脸色严肃地说，“对于我们，这是一个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新任务啊！”

“渡海作战？”雷大鹏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是的！我们有许多同志，连海洋还是平生头一回看到哩！”肖师长郑重地说，“可是，我们却要求他们渡过海去，解放祖国沿海的岛屿。如果我们有军舰，有登陆艇，有飞机，那是

另一个问题；现在，我们有的只是木船！用木船渡海作战，困难啊！”

“没有啥！”雷大鹏满怀信心地洒然一笑。

肖师长看到了雷大鹏这副神气，眼前火花一闪，回忆起一九四六年的冬天，在冰封雪飘的北国战场上的一幕：

经过一个昼夜的激烈战斗，国民党匪军一部被歼灭，一部突围溃逃。他奉命率领全团追击敌人。途中，国民党匪军的四架美造飞机，向他们跟踪轮番扫射和轰炸，妄想阻止我军的前进。敌机向团指挥所俯冲下来，他刚刚卧在雪地上，立刻，就有另一个人扑在他身上。敌机扫射下来的机枪子弹，在他们周围哧哧乱钻。不一会儿，敌机飞走了，他爬了起来，发现用身体掩护他的是通讯员雷大鹏。他问：“怎么样？”雷大鹏也是洒然一笑，回答道：“没有啥！”但，这时，他才看到雷大鹏仍然躺在雪地上，站不起来了——敌机的一颗机枪子弹射穿了他的右腿。幸亏没有伤到骨头，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就回来了。从此，肖松年对这个战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增添了战友的感情。

肖师长向坐在他旁边的雷大鹏，又投了一个满意和信任的眼光，严肃地说：

“是啊！二十多年来，千难万难没有难倒我们，这大海，也挡不住人民战士前进的脚步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又亲切地嘱咐道，“今天晚上，你到我这儿来，咱俩再谈谈心。小鬼，要有个思想准备，我可要往你肩膀上压担子咯！”

“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。”雷大鹏响亮地回答。

雷大鹏一走，肖师长就用商量的口气对政治委员说：“刚